

内含 OPH.Naib / Jack / 弦音畸变 → Rice
含 3p、抚摸调教、春药、禁射，注意避雷
玩法重复的，角色反应大致不同。
逻辑混乱+恶俗+文本极差+玩法重复+ooc 预警

文中称呼：

OPH.Naib → Naib
Jack → Jack
弦音畸变 → 弦音
Rice → Rice

正文：

11#

「十分钟到了哦.....Rice？」

弦音不知何时戴上了手套，轻轻地擦拭着 Rice 的嘴角。头顶的灯光投下，似乎在审判着什么。他蹲在趴在地上的 Rice 身前，指尖转着那枚 d20。

「这次.....先投 d20 吧。」

嗒、嗒。

「3p」。

Naib 的指节捏得发白。Jack 看着几乎要死的弟弟，感到的不是心疼或是难受，而是一种.....满足，或者说，把自己亲爱的人干到昏厥的满足。

「选人吧，Rice。」弦音轻轻踢了踢 Rice 的小腿，「d3，投两次.....趁你后面还能用。」他顿了顿，补半句像是施舍。「.....自己掷。」

Rice 蜷在地面上，血丝混着精液在地砖上脱出淡粉色。他伸出手，指尖离 d3 三寸远又缩回——仿佛那骰子是烙铁。

「三秒。」弦音掐秒。「一。」

「.....我掷！」几乎带着崩溃的呜咽与自暴自弃的吼叫，Rice 捡起 d3，重重摔在地上。

嗒。嗒。

2、1。

弦音轻笑一声，「看来没我的事呢？别晕，小 Rice.....晕了就由我替补。」他躲到窗边的阴影中，掏出烟盒，点燃一根烟。

Naib 看着 Jack，「.....他后面快撕裂了，撑不住两人。」——「.....一前一后。」Jack 的语气中没有对 Rice 的关心，只有最热烈的、最原始的、哥哥对弟弟的欲望。

Rice 在尝试接受这一切。反正被操过好几轮了，被后入的感觉也刻进了 Rice 的神经，似乎那块软肉已经记住了每个人的肉棒大小，熟悉了每个人的温度。

Naib 的指节捏得发白。Jack 看着几乎要死的弟弟，感到的不是心疼或是难受，而是一种.....满足，或者说，把自己亲爱的人干到昏厥的满足。

Rice 的脸贴在地砖上。后穴的剧痛让他清醒，可当 Jack 滚烫的胸膛压下来时，一种诡异的熟悉感包裹了他。他记得这个温度——七岁那年自己发烧，哥哥也是这样整个胸膛贴着他后背睡了一夜。而现在，同一具身体的某部分正抵着他濒临破碎的入口。

「哥.....」Rice 不知是求饶还是确认。

Jack 没回答。他单手提起 Rice 的腰，另一只手握住自己挺立的性器，用顶端刮蹭那红肿的褶皱。Rice 能感觉到那东西在入口处徘徊、施压。

「放松。」Jack 看着他，温柔的语气似乎让 Rice 找回了一点自我，「夹这么紧.....想被我操烂吗？」

——Rice 的穴口不受控地抽搐着张开。Jack 趁机顶入半寸。

弦音看着眼前的两人奇怪的体位。「Naib 队长.....你看看，Rice 嘴里空空的呢。」说罢，便按了按 Rice 的后腰，似乎是精准地按到了某条神经，Rice 瞬间弓起腰，可怜的甬道又强硬地吃下一大半性器，「看.....他在求你捅穿他呢.....」

Naib 是坐在地上，Rice 身前，掰过了他的脸。「不是给我口过吗，Rice.....快点，张嘴。」Naib 钳住 Rice 的下巴，Rice 被迫张开嘴，喉头还残留着被灌精的灼痛，但身体比意识更早屈服。

「呃.....呜.....」呻吟被堵回喉咙。Naib 的肉棒直接捅进口腔，毕竟已经口过很多回了，Rice 的技巧也被迫提高。

几乎同时，Jack 的胯骨重重撞上 Rice 的臀部。「放松。」Jack 的腰身像活塞般操进深处，每一次碾过红肿的肠壁，Rice 都几乎能听见身体里的摩擦声。

弦音站在阴影中。烟灰积了长长一截，却忘了弹。

「Naib.....你让他喘口气。」弦音突然开口，声音比预期高了几分。他猛吸一口烟，突出的烟圈却把自己都呛到。

Naib 从 Rice 口中抽离些许，「怎么，心疼了？」他嗤笑，精亮的龟头拍打着 Rice 失焦的脸，「刚才按他头逼他吃更深的人不是你？」

弦音没接话。他掐灭烟蒂走向三人。

Rice 的瞬间浑身一颤——连后穴都被迫夹紧，这个脚步声比亲哥性器的捅刺更让他恐惧。他拼命想合拢牙齿，却被口中的东西劝退。

「弦音.....别过来、求.....」

弦音蹲了下来，离 Naib 挺动的性器只有一寸。他伸手抓住 Rice 汗湿的白毛向后扯了扯，迫使那张沾了精液与泪水的脸仰起。

眼神里没有恨、没有欲、只有一片灰。

Jack 掐着 Rice 的腰，手甚至伸到他前面去撸动。「唔.....!」Rice 似乎又被刺激到，前液混着精浆喷溅在弦音的鞋子上。

弦音垂眼看着鞋尖那点混着前液的白浊，喉结滚动两下，只挤出两个字：「.....脏狗。」

这句骂得轻飘飘，连正操弄 Rice 口腔的 Naib 都动作一顿。太反常了。弦音甚至没有擦拭。他忽然松开揪着白发的手，转而用食指关节蹭过 Rice 的眉骨，沾起一点 Jack 先前射在他脸上的残精。

「.....这么想要弦音哥哥的惩罚？」指尖悬在 Rice 眼前，粘稠的液体拉出细丝，「等他们用完你后面.....这根手指会捅进你的尿道口。」

Rice 瞳孔骤缩，后穴应激地绞紧。正埋在他体内的 Jack 闷哼一声，阴茎被骤然收缩的软肉死死绞住，爽得头皮发麻。报复般，Jack 掐着 Rice 的腰胯狠狠往下一按——

「呃啊——!」

Rice 几乎被钉穿了。Naib 趁机掐着他下巴又往喉咙处顶进。呕吐反射激出生理泪水，涎水混着血丝从嘴角淌下。

「.....扫兴。」弦音转身走向吧台，「你们继续。」Naib 和 Jack 交换了一个眼神。

——他在发抖。

Jack 忽然掐着 Rice 的腰臀提速冲撞。肠液被捣出咕咚声，刻意放大的肉体拍击在房间里回荡。他在测试。果然，弦音握杯的手缓缓收紧。

Naib 缓缓退出 Rice 口腔，带出一缕银丝。

「.....弦音哥哥。你.....好吵啊。」Rice 声音嘶哑，似乎想激怒弦音。

弦音瞳孔骤缩。

「这么灵的耳朵.....留到第十二轮听你自己惨叫用吧。」他将指尖按在 Jack 汗湿的后颈：「这轮结束。」

——手抖着划掉了「3p」。

12# Special turn.

弦音蹲在 Rice 面前，指尖捏着 d20，轻轻地敲了敲他的额头。「这次.....没有骰子给你掷。」Rice 缩了一下，他的身体还在发抖。他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去挑衅弦音，但他已经做了，就只能自己承担后果了——上一轮 3p 的余韵还未消退，他能感觉到精液从腿间缓缓流出来。

「调教——规则很简单。」弦音从口袋里拿出一条黑色的丝带，在指间饶了绕。「我会蒙住你的眼睛.....然后，你得猜——」

「猜.....什么？」

「猜我在碰你哪里。」

Rice 的呼吸瞬间凝滞。

「猜对了，这轮结束。猜错了.....」弦音说着便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抽出一根鞭子。

「不.....不要.....」Rice 摇头，他的身体早已麻木，如果真的蒙上眼睛，哪里还能分辨得出弦音再碰他哪里？

「不要？那换一个玩法？」Rice 僵住。他知道弦音口中的「换一个」只会更糟。「.....我玩。」

弦音满意地笑了，伸手用丝带蒙住 Rice 的眼睛。Rice 只感觉自己正被黑暗完全笼罩着，呼吸急促、心跳紊乱.....

「放松，Rice，这才刚开始。」

Rice 感觉到微凉的指尖轻轻划过他的锁骨——很轻，只是像羽毛拂过，泛出一阵痒意。

「.....脖子？」他试探着问。

「错。」低笑声从头顶传来，那手指也加重力道，掐住他的喉结。「是这里。」Rice 猛地一颤，喉咙被压迫的窒息感让他止不住地挣扎。

「喉、喉结.....」

弦音松开手，Rice 剧烈咳嗽起来，大口喘息。

「勉强算你对。」弦音漫不经心，「但反应太慢了.....」比指尖还要冰凉的触感正在后背轻扫着，随后一声破风，白皙的背上泛出一道红痕。手指也顺着 Rice 的胸口滑下，停在一侧的乳尖，恶意地掐了一下。「哈？.....唔！好、好痛.....」敏感点被粗暴对待与被抽打的疼痛混合着诡异的快感，让他浑身发抖。

这次，触感更隐蔽。Rice 只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轻轻擦过他的腰侧，不像是手指.....更像是手套。

「.....腰。」声音虚到 Rice 自己都无法相信。

「错。」弦音抓住他的手腕，反扣到背后，另一只手狠狠揉捏他的臀瓣。Rice 痛的闷哼，但更让他恐惧的是，那只手竟然沿着臀缝滑进被过度使用的入口。

「不.....不要那里！」

「求饶没用。」

他的指尖突然刺入一节，Rice 本能地挣扎，排斥异物——但弦音只是恶劣地转了转手指，就抽了出来。

「猜错了，所以.....」又是一阵破风声，鞭子落在他的前胸，力道却比上次还要重几倍，

使得 Rice 瞬间叫出声：「痛！哈啊.....别、不要.....」

神经已经紧绷到极致。触感的微妙让他止不住颤抖——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膝盖内侧，然后是牙齿轻轻啃咬的刺痛。

「腿吗.....？」Rice 的声音发抖。

「.....对了一半，算错。」弦音掐住他的大腿根，指甲陷进软肉，「这轮的账.....下轮一起算。」Rice 痛的抽气，但弦音没松手，反而沿着腿内侧一路掐出红痕，直到指尖停在 Rice 疲软的性器上。

「最后一次机会。猜猜我要做什么？」

Rice 的呼吸几乎停滞。他知道弦音在玩弄他，也知道自己的性器正在被轻轻抚摸着，那股异样的快感越来越强烈，自己本就被折腾得不行的性器甚至有硬起的样子。

「.....要、要我硬？.....」

弦音笑了。

「错。」下一秒，他的手指狠狠地弹了一下 Rice 的顶端。「——！！」Rice 猛地蜷缩起来，剧痛让他眼前发白，眼泪瞬间涌出，打湿了黑色的丝带。

「我只是想看你疼而已。这下.....我该抽你几下？」手里皮鞭的破风声让 Rice 哭得更加难受，他只觉得这个人想把自己玩死。

「两、两次.....」

「哈？这都能答错？一开始我可没说猜错了抽你几下哦？答案是.....」话音未落，疼痛便从背上传来。

「我也不知道哦。」

什么调教、猜测.....分明只是想抽他而已.....

疼痛像是火一样，灼烧着 Rice 的全身，随着最后一声破风落下，背上也满是血痕。「哈啊.....呜呜.....」丝带被摘掉，弦音已经站起身，又摸出一根烟，点燃。

Jack 走到他可怜的弟弟身边，单手把他捞起来。「.....废物。」Jack 低声骂了一句，不知道是在骂谁，但 Rice 能明显地感受到 Jack 的手正在不受控制的颤。

13#

「怎么.....Rice，已经服从了？」弦音掷出 d20，没打算再掷 d3。

嗒、嗒。

「春药」。

「.....这次不选人。」弦音看着 Jack 怀里的 Rice，走近，「因为这次.....没人会碰你。」

「什.....么？」

弦音没回答，只是摸出一支细长的玻璃罐，里面晃动着某种透明的液体。他拧开盖子，掐住 Rice 的脸颊，直接灌了进去。「咽下去。」Rice 本能地吞咽。液体略带些甜味，但更多是辛辣。

「.....这是什么？」

「你说呢？」弦音歪头。

药效发作得极快。先是皮肤发烫，Jack 也受不住地把他放到了椅子上，汗水从他额头滚落。血管里像是有蚂蚁，从指尖趴到小腹，再钻进腿根，前端不受控制地抬头，湿得一塌糊涂。

Rice 手指死死地扣着椅木。

「弦音.....我、我.....」Rice 的手成管状，靠近那被药效支起的性器。「不行。」弦音抓住他的手。

「就、就一下！」Rice 挣扎着去摸自己，「我说了，不行。」弦音把 Rice 的手腕踩在椅子上，碾了碾，满意地听到一声呜咽。「你忍得住，这轮结束；忍不住.....我就把你绑起来，灌第二支。」说着，弦音又摸出一支同样的液体。

「.....！」

Rice 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他只觉得这人身上的味道好好闻，好想让他碰碰自己。他将身子往前挺，蹭了蹭弦音的手。

Naib 和 Jack 都靠在墙边，压着帽檐。弦音退开几米，盯视着 Rice——气味最好都不要散发过去。

「弦音.....」

Rice 的喘息声越来越重，前端涨的发痛，后穴正一开一合，渴望什么东西来填满。

「哈啊.....弦音.....我真的、真的不行了.....」——「才五分钟。你平时射的这么快？」Rice 咬着嘴唇，试图用疼痛分散注意力，可牙刚陷入皮肉，就被弦音捏住下巴，「别咬，我要听你叫。」

Rice 的理智像一根绷到极限的弦，随时会断，然后就是大哭。他滚到地上，扭动着身体，手指无意识地抓着重毯。

弦音走到他面前，蹲下。

「难受？」

Rice 点头，眼泪砸在地上。

「求我。」

「.....求你。」

「求我什么？」

Rice 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他不知道自己求什么：求弦音碰他？求他允许自己碰自己？还是求他干脆给自己一个痛快？

弦音等了十秒，耸耸肩，「不说就算了。」

「.....别！求你了，让我射！」

弦音看着地上的 Rice。「不行。」

Rice 彻底崩溃。这个男人绝对在玩他。他为什么要听弦音的？到底为什么.....还要参加这个鬼游戏？只是诡异的满足感填满了他的心，才出现服从感、快感.....

手已经碰到自己的腰肢，不管是谁，任何的触摸就好.....只需要触摸，就能让自己射出来。弦音似乎早就看穿他的意图，把他拉起来。阴茎早硬的发紫，后穴却空荡荡地收缩，挤出刚刚的浊白。

「地毯很贵，别弄脏了。」

太残忍了。Jack 直起身，他知道 Rice 现在是什么状态，也知道自己再碰一下他，甚至是这种熟悉的感觉碰一下他，他会怎样。

「别动。」弦音没回头，「规则是不准碰他.....包括你，亲爱的 Jack。」

Rice 在混沌中捕捉到「Jack」这个词。他手脚并用地爬向 Jack，腿间的黏腻在地毯间脱出水痕，却始终不得释放。「哥.....帮帮我、碰碰我.....一下就好.....」

Jack 垂眼看着弟弟的脊背上鞭痕交错着，臀缝间泛着水光.....某种更黑暗的东西在身上挠痒。

「求你了.....操烂我也行.....」Rice 的脸贴上他裤管磨蹭，全然不知自己到底说了多可怕的话语。

「啪！」鞭梢撕裂空气，抽在 Rice 大腿内侧，离勃起的性器只差几厘米，「我说了，Rice，遵守规则。你也不想再喝一瓶吧？」

Rice 僵住了，极致的恐惧终于压过情欲。他蜷缩成团，抱住了自己，妄想如此就能让自

已彻底释放。「要多久.....这轮才结束.....」

弦音的手套拂过 Rice 汗湿的头发，如同嘉奖一条学会忍耐的小狗：「药效三十分钟。」

他掏出手机按下计时器，本来白色的数字在 Rice 眼中像是血红，开始跳动，像是他的心脏——00:00:01。

——三十分钟。这不再是模糊的折磨预告、也绝不是他能用求饶所改变的、精确到秒的刑期。

「呃啊.....哈、哈啊.....」不再是情欲的吐息，而是窒息的挣扎。Rice 像离水的鱼，在地毯上弹动着。阴茎硬的发痛，顶端不断渗出前列腺液。

00:05:00。

Rice 的视线开始模糊，他死死咬住下唇，血腥味在口中蔓延，他想用痛觉麻痹自己，但不够，远远不够。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在渴望触碰，哪怕是最粗暴的鞭打，也好过这样的灼烧。

「弦音.....」像是濒死的哀鸣。「碰.....碰我一下.....就一下、求你.....」尊严算什么，只剩下最卑微、连 Rice 自己都覺得下贱的乞求。

「还有二十五分钟。」这句话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Rice 猛地翻身，双腿大大张开，手指再也无法忍耐，带着孤注一掷的疯狂抓向自己硬挺得发紫的性器——「只要撸一下.....不用撸，只是碰一下.....!」

「呃啊啊!!」

就在指尖即将触碰到时，一股快感瞬间炸开。蜜穴剧烈地痉挛抽动，仿佛被狠狠贯穿，前端猛地弹跳，一股滚烫浓稠的白浊在没有任何触碰的情况下激烈地喷射而出。精液划过灼热的空气，滴落在 Rice 的小腹、胸口、甚至有几滴甩到了自己因失神而张开的嘴里。

「真快。」弦音放下手机，时间定格在 00:07:43。

「我说过的，忍不住，就再来一支。」弦音捏住 Rice 的下巴。冰凉的玻璃管口抵上他微张的纯，辛辣微甜的液体再一次被灌入。Rice 则本能地想吐出来，弦音死死地按住他的嘴，另一只手卡住他的喉咙，强迫他吞咽。

「咕咚.....咕.....呃.....」

第二支药效如同点燃的汽油，再一次浇在这还未平息的废墟上，比之前还要凶猛十倍。阴茎在疲软中竟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再次充血勃起，比之前更硬、更痛。后穴疯狂的张缩，分泌着大量的肠液，在渴求着根本不存在的填充。

「呜.....呜哇——!」

仅仅不到十秒，第二股白浊喷射状地射出，量少了许多，不过还是一样的浓稠。

Rice 的身体彻底软了下去，骨头全部都被抽离了。剧烈起伏的胸膛变得缓慢而微弱——他快死了。弦音站起身，看着地上毫无反应的那个人。

「啧。」他发出一声意味不明的轻哼，弯下腰捡起 d20，划掉了「春药」。

14#

嗒、嗒。

「睡奸」。

Rice 已经彻底昏死过去，呼吸微弱。弦音蹲在他身边，用两根手指撑开他的眼皮——瞳孔涣散，对光毫无反应。

「真可怜。连被操都不会醒了。」

Jack 盯着弟弟瘫软的身体。他多想现在就上前去把人捞起来，然后带回家，至少这样 Rice 不会再受弦音的折磨——但是他不行，他只能默默地看着。

「他不会醒，但身体会记得。」弦音拨弄着 Rice 软软垂着的性器，顶端还残留着干涸的

白浊。弦音用指腹蹭了蹭，轻笑一声：「看，还是有反应的。」

确实，哪怕在昏迷中，Rice 的身体还是给出了最诚实的答案。前端颤巍巍地抬头，后穴还在期待被填满。Jack 看着眼前这具脆弱苍白却还在勾引的身体，不知是不是因为心里的保护欲燃起，他罕见地开了口：「我来吧。」

弦音比了个「请」的手势。

Jack 蹲下身，托起 Rice 的后颈——那颗脑袋软绵绵地垂着。「.....」他没说话，只是解开裤子。Naib 突然动了动，帽檐下的视线钉在 Jack 手上，但最终，他什么也没说。

弦音靠在窗边。这已是第不知道多少根烟了。

Jack 的动作很慢，像是某种仪式。即使性器早就硬的发痛——上一轮「游戏」中，自己亲弟弟被灌下两支春药的燥热不仅仅烧到了 Rice 自己，也让 Jack 差点把持不住——却还是敷衍地套弄了两下，确保足够湿润，哪怕是对昏迷的弟弟，他也不想弄得太疼。

「你转过去。」他对弦音说。

弦音挑起眉毛，但配合地转身面向窗户，对着窗户的玻璃看着 Jack——像个偷窥者——而哪位被偷窥的对象正把 Rice 翻成侧躺，露出那个还在微微翕张的穴口，甚至不需要扩张。

Jack 扶着自己，抵上去。龟头蹭着那道湿热的缝。Rice 的身体立刻给出了反应，后穴像是有记忆一般吮吸着前端，哪怕主人毫无意识。

顶入的速度很快，不是一寸寸顶入，而是一次性的彻底撞入。药效兴许还未过，对方体内着实烫得惊人。Jack 的呼吸猛地粗重起来，手指无意识掐进 Rice 的腰窝——那里还留着几道未消的鞭痕。

「哈.....」

太紧了。Rice 的身体还是那么会咬人。Jack 开始抽送，动作很轻，大概是怕惊醒 Rice，可越是克制，快感就越尖锐地迎上来。他低头去看 Rice 的脸——那张脸还是安静的。没有哭叫，没有挣扎，甚至连眉头都没皱。

Jack 突然暴怒起来。他掐着 Rice 的胯骨狠狠撞进去，几乎次次都撞进最深处，把整根都埋入，全然不管地上的人是死是活。「醒过来。」他在 Rice 耳边低吼，「看着我.....看着我操你。」

可 Rice 还是没醒。只有身体在忠实地回应：后穴绞得更紧，大腿内侧细细发抖。Jack 的理智彻底消失，他俯身咬住 Rice 的肩膀，犬齿刺进血肉，在血腥中射了出来。滚烫的液体灌入深处，Rice 的腰轻轻弹了一下——身体在替主人高潮。

「.....」Jack 忍住嘴边的那句废物，拔出自己，看着浊液从那个被操熟的穴口缓缓溢出。「这都醒不了.....」

弦音终于转过身，烟已经烧到滤嘴。

「好，那么.....」弦音划掉「睡奸」。

tbc.